

帅哥浪漫系列

築心緣

席絹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席絹著

筑心缘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帅哥浪漫系列

筑心缘

席绢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石家庄装璜彩印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7 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1——10,100 册

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538—698—6/I·329 定价 7.5 元

第一章

饶见维刚套上西装外套，正抓着一一条蓝色斜纹领带准备套上脖子时，他那位对儿女永远有着倾泻不完精力的母亲大人朱碧雀，已端着一杯牛奶出现在他的房门口了。

慈蔼微圆的脸庞上有着嗔怨及一份掩藏不住的母性情怀。

而她那种又怨又爱的眼神，正是饶家父子最招架不住的致命武器。

饶见维慌忙拉下领带，暗暗藏起苦不堪言的神情，带着千锤百炼过的微笑转向母亲，一脸无辜的解释着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急着换衣服赶到中正机场，所以……”

朱碧雀把牛奶搁在矮柜上，所谓知子莫若母，“我知道你急着赶去机场会心上人，而我这个更急着抱孙子的老太婆当然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了。”她犀利洞烛的笑道，兴味盎然地望着满脸窘涩的宝贝儿子，“不过，你接了人，可别你依我依地失了神，忘了家里还有两个望眼欲穿的老头子、老太婆，急着见未来的俏媳妇。”

饶见维连耳根都微微涨红了，“妈，我跟斯雨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你也未免太过于心急了吧！”

“心急？”朱碧雀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，“你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不肖子，如果我不是那么倒楣只上了你这么一

慢吞吞的浑小子，我老太婆何苦放着舒服闲适的日子不过，要来管你的婚姻大事？还落个自讨没趣的罪名？反正——以后没脸去地府见列祖列宗的人是你又不是我。”

饶见维哭笑不得的拱手讨饶了。“妈，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！”

朱碧雀斜睨了他一眼，迅速取过他手中的领带，轻轻松松的几个手势，便帮他打理妥当，她满意的点点头，苦口婆心的劝道：“你别怪妈妈我唠叨多事，这感情的事，我可是过来人，机缘来时可是要懂得及时把握，幸福是不会乖乖坐在那里等着你的。”

饶见维深思的微微蹙起眉头，温文深邃的眼眸在金丝眼镜的反射中，透映出读书人那份深沉、儒雅的神采。

朱碧雀怜爱的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乖儿子，你还愣在这里想什么？追女孩子可不是光想就会成功的，枉费你和裴斯雨在美国相处了那么久，居然不懂得掌握天时地利之便，把她给定下来，还任她留在美国攻读博士，真是活脱脱的呆头鹅一个，跟你老爸当年那穷追死赖的功夫比起来，可是逊毙了。”

饶见维扬扬眉，慢慢露出了斯文而略带调侃的笑容，“妈，我听见的版本好像跟你的有点出入哦！听老爸说，当年，他还弄不清楚到底要不要展开攻势追求你时，呃——你已经先按捺不住，眼明手快的将他一举擒获了。”

朱碧雀闻言，猝然气呼呼的变了脸色，但，她还没来得及发作之前，她已精确的捕捉到那抹在饶见维眼中一闪而逝的笑意，她又好气又好笑的伸手，轻戳了饶见维的额角一下，“你这个没良心的浑小子，居然敢跟妈我玩这种激将法

的诡计！‘好家在’，我太了解你老爸了，他那个人是标准的怕老婆大丈夫的人，他才没胆在我背后放炮哩，虽然……”

“虽然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饶见维趣意盎然的接口道。

朱碧雀恶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“你这个没大没小、挑拨离间的小坏蛋，还敢跟我贫嘴抬杠！时间不早了，还不赶快出门，要是把我未来的宝贝媳妇给气跑了，小心，我登报将你作废！”

饶见维笑意吟吟地伸手挽住了她的肩头，“登报作废，你舍得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的宝贝儿子，更是你和老爸的精心杰作哩！”

朱碧雀失笑又受用的轻拧了他的鼻头一下，“精心杰作？你要真是我跟你爸的精心杰作，你就给我争气点，拿出一夫当关、万夫莫敌的本事，把裴斯雨给我追到手，早点了结我的心事，别让我还没当祖母之前，就为了你这个不中用的笨儿子先白了头发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是……”饶见维郑重的思索了一下，“斯雨和我都是那种温和、随缘、崇尚自然又小心谨慎的人，对于感情，她更是比我含蓄矜持而内敛执着，我——虽然非常喜欢她，但，我更珍惜和她小心堆砌起来的这份情谊，我并不想因为过于积极的追求而冒险失去了她，或者吓坏了她，所以，我宁可压抑自己的感情，放缓步骤，和她维持着细水长流的感情，我想，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付出，等时机成熟自然可水到渠成，克竟全功！”

朱碧雀万般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，“好吧！你们两个人是蜗牛族的，喜欢玩这种磨磨蹭蹭的游戏，我老人家性子再急，也不能拿着枪杆逼你们提早进洞房，只希望等你们含蓄

够了，终于清醒想结婚时，我不至于要拄着拐杖、戴着氧罩来参加你们的婚礼。”

饶见维被她夸张又不失幽默的措辞给逗笑了，他笑嘻嘻的拥住朱碧雀的肩膀，“不会的，妈，你会福寿双全，健健康康活到一百岁的。”

“才怪！”朱碧雀轻斥了一声，她半真半假的瞪了饶见维一眼，“有你这种闷骚、凡事慢半拍的儿子，我这个急惊风的老太婆能活到百岁，才是天下奇观呢！”

“冯，你……”饶见维开始词穷意绌，露出苦笑了。

“好了，你还在这蘑菇什么？还不赶快出门！”

饶见维正是求之不得，他如获至宝的轻吁了一口气，才刚跨出房门，转入厅前，朱碧雀已追了出来，下达另一道懿旨：

“见维，别忘了，把裴斯雨带回家吃晚饭，妈妈要为她接风洗尘。”

饶见维又蹙起眉宇了，“这……”

朱碧雀颇为不满地睁大眼睛了，“这什么？你犹豫个什么劲？嫌妈妈我的手艺不够精巧，难登大雅之堂，还是——怕我这个恶婆婆粗俗可憎的面目，吓坏了你那含蓄矜持的裴斯雨小姐啊！”

“妈！”饶见维哭笑不得又手足无措的愣在原地，满脸祈求的望着朱碧雀。

怎奈，朱碧雀却视若无睹，反而装模作样的拿起听筒，自言自语的说着：

“中国时报的广告电话是几号？不知道会不会看在你爸爸这个老朋友的颜面上打个折扣给我？这种把儿子登报作

废的讯息到底算广告，还是算新闻呢？”

饶见维见状，赶紧趋前抢下了听筒，“妈，我服了你可不可以？”他满脸无奈的垮着肩苦笑道。

朱碧雀这才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“姜还是老的辣，你不服我行吗？何况你是我生的？”她好整以暇的顿了顿，煞有其事地拍拍儿子的肩头，“别垂头丧气的，败给自己的老妈没什么好丢人的，妈妈我不会因此和你断绝母子关系的，不过，如果今天晚上你不带裴斯雨回家吃晚饭的话，妈妈我从明天开始罢工、罢食，直至我倒下去，提前去向你们饶家列祖列宗哭诉请罪为止。”

为了一睹宝贝儿子心上人的庐山真面目，她不惜抹黑自己的形象，巧用心思，在儿子面前扮演蛮不讲理、专断蛮横的恶母亲。

饶见维目光闪了闪，在啼笑皆非之余，又不禁佩服起母亲犀利辛辣、唱作俱佳的好本事。他撇撇嘴，不疾不徐的打趣道：

“妈，人死入土为安，我们饶家的列祖列宗已蒙上帝宠召，你就不要动不动就去打扰他们的清幽，再说，他们要是知道你是为了传宗接代，向儿子逼婚不成而舍命牺牲，他们一定会内疚得无法安宁，你又怎么忍心陷他们于不义呢？”

朱碧雀双手叉腰了，“你这目无尊长的浑小子，居然敢把祖宗搬出来压我，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，你是不是嫌妈妈我修养太好，不敢罚你面壁跪算盘啊？”

“不敢，那可是老爸的专利，我这个做儿子的岂敢掠人之美，抢了老爸享有三十年的特权。”饶见维笑意盎然的调侃道。

朱碧雀本想继续板起脸孔教训儿子，怎奈，笑意早已失控的从喉咙深处窜了出来，并溢满了脸部每个角落。“你这个愈来愈没规矩的坏孩子，还不赶快滚蛋，要是误了接裴斯雨的时间，小心，我把你老爸的专利赏赐给你，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顶嘴，耍嘴皮子！”

饶见维故作瑟缩的往后退了一步，连忙摇摇头，“谢谢母亲大人你的厚爱，孩儿敬谢不敏，这就脚底抹油，快马加鞭赶到机场把裴斯雨五花大绑，绑到你面前来，除了陪你吃饭，还让你从头到脚评头论足，顺便想像一下当婆婆的乾瘾！”他慢条斯理、半真半假的揶揄着，临行之前，犹不忘温吞吞的回过头来，笑意横生的补充了一句，“哦，妈，依你看，我有需要买一个透视镜给你吗？或者，附带一个解剖刀？”

朱碧雀佯装生气的沉下脸来，恶声恶气的警告他：“你再这么出言不逊，没大没小的，我就用那副透视镜、手术刀来解剖你！”

饶见维立刻拉开门扉，三十六计走为上策。

而朱碧雀的脸庞却像变魔术般，立刻换上了满脸生动耀眼的光彩，她喜孜孜地暗自盘算着种种良策巧计，必要时，她准备亲自下马，扮演媒婆穿针引线的角色。

因为，她这个准婆婆实在是等不及了，也看不惯儿子老牛拖车、细火慢燃的办事效率。

※

※

※

出国远赴异乡求学七年，再回到这块魂梦相依、充满思乡情怀的故土，裴斯雨沉静如水的心湖里不禁掀起了阵阵

波动的涟漪，一双澄澈晶莹的黑眸亦难以自持地涌上一层朦胧的水雾。

和她共剪西窗、忧欢与共，整整分享了四年垃圾的同窗至友蒋咏宜可没她那么多愁善感。

只见她推着拖车，一双清灵活泼、神采奕奕的大眼睛不停地东张西望，贪婪的逡巡着机场大厅的一景一物，一花一草，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，对于周遭事物充满了高昂的兴趣和热爱。

“裴小姐，请你稍稍控制一下你那丰富的水龙头好吗？听说，台湾前两个月才闹水灾，我想，这里的同胞并不需要你这阵远从国外运送而回的滂沱大雨。”她嚼着口香糖叭叭呱呱地打趣道，一身俏丽帅气的裤装，配上一张清秀灵巧、慧黠可爱的娃娃脸，让她整个人散发着妩媚清新又不失大方率真的风采。

她的美和裴斯雨恰巧成了鲜明而各具其趣的对比。

她美得可爱大方，明朗鲜艳，就像一朵抒情洋溢、盛放娇媚的向日葵。而裴斯雨则美得十分古典雅致，颇有大家闺秀的含蓄端庄；除了细致秀气的五官、白皙赛雪的肌肤，她最令人心仪神往之处，更在于那份不染纤尘、飘逸脱俗的气质。就像一朵清新高雅、耐人寻味的香水百合，虽不以艳姿采丰取胜，但却更娉婷出众，灵秀清纯。

而她那矜持婉约、端庄儒雅的个性，更是让许多为其外貌惊艳不已的裙下忠臣心折不已，趋之若惊。

尽管，有无数的男性环绕在裴斯雨的身边，绞尽脑汁妄想取得她的青睐和钟情；但，除了温文尔雅、玉树临风的饶见维，所有人都被摒弃在她的心门外，不得逾越雷池一步。

对于饶见维这位学识渊博、品貌出色的学长，老实说，除了欣赏和相知相惜、趣味相投的好感之外，他们是不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恋人，还有待观察，更有待进一步的接触和培养。

对于爱情，她仍然是青涩懵懂的，有着大家闺秀的严谨和保守。

她向往细水长流、相知相许的两情世界。但，对于罗密欧、茱丽叶那种轰轰烈烈、可歌可泣、生死不渝的爱情，她却是抱持着存疑观望的态度。她认为那种痴狂如火的爱情是梦幻世界的一则神话，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验与琢磨的。再者，那种呕心沥血的爱情也太恐怖、太极端激烈了，绝非是她这种温文如水的平凡小女子所能承担消受的。

所以，她宁缺勿滥地为自己筑起一道感情的围墙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安全距离，不让感性纤细的心被爱情那层缤纷美丽的糖衣给蛊惑了，继而造成一辈子永难痊愈的创痛和遗憾。

诚如多情葬花而含恨别世的林黛玉，更如她那生性浪漫、敢爱敢恨，却遇人不淑、历尽沧桑的大姊。

爱情就像刀口上的蜜，隐藏着足以致命的吸引力及杀伤力，更可以让人陷于生不如死的炼狱中而永世不得超生。

综观古今情史，乃至现实生活周遭朋友的亲身经历，裴斯雨对男女之间的感情更是产生了一股近乡情更怯的疑虑和胆寒。

这也是她迟迟不敢和饶见维有进一步发展之因。

虽然，他的风度翩翩、温文体贴，以及丰富的学识涵养，

是那么的教人心动而难以抗拒。

就让一切随缘，顺其自然吧！

如果出类拔萃的饶见维是她感情世界中的真命天子，老天爷自会有巧妙的安排，不用她辗转思量而苦恼挂碍。

老实说，如果不是有鉴于台湾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的缺乏和推展无力，她这个孑然一身、无牵无挂的异乡游子，还不见得有这个勇气毅然收拾行囊，决定返国定居，为台湾的教育更新奉献一己之力。

当然，饶见维的鼓励与蒋咏宜的推波助澜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。

而蒋咏宜这个思想新潮、作风前卫、穿着大胆的小妮子更是标准的管家婆，特别是关于裴斯雨的感情生活，她格外有兴趣插手，没事老以她的爱情顾问自居，弄得裴斯雨啼笑皆非，不胜苦恼，更整得那些爱慕裴斯雨的追求者个个抱头鼠窜，叫苦连天。

唯一幸免于难，甚至让她好礼相待的幸运儿是饶见维。而饶见维能蒙其恩宠，刮目相看的原因，讲起来还真是有些荒唐好笑。原来，蒋咏宜是普林斯敦大学中玩西洋棋的个中好手，更是掌上型电动玩具的功夫皇后。

几年来，她打遍整个校园，可谓是战果辉煌、风光十足。孰料，碰上饶见维这个资讯系的“书呆助教”，却被杀得连连吃鳖、溃不成军。

他不但精通西洋棋、桥牌，电动玩具更是打得炉火纯青，无懈可击。

蒋咏宜这个刁钻高傲的小妮子在屡战屡败、无计可施之余，也不得不拉下身段，甘拜下风，输得心服口服。

从此，对于饶见维这个气宇轩昂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文弱书生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，不但不再从中阻挠他和裴斯雨的交往，甚至，还常常出馊主意，暗中制造机会，让他们有心灵沟通、月下谈天的独处时间。

这次裴斯雨放弃到手的绿卡及优渥的工作机会，拿定主意返国定居，她这个煞费苦心的俏红娘是最大的幕后功臣。

所以，她义不容辞地整理行装，和裴斯雨双双搭机返国，更理所当然的守在大厅前等候饶见维的出现。一来向他讨个顺水人情，二来是替他盯牢裴斯雨，免得生性拘谨温婉的她会藉机推诿，破坏她极具巧思的安排。

但，千算万算，她还是没想到飞机会提早降落，而通关作业竟是这般难得的顺利流畅。这下可好，她们提早落地了二十分钟，而饶见维这个皇帝不急、急死太监的家伙还不见踪影，害她一边推着拖车，一边暗自着急，费心思索该怎样拖延时间，好让裴斯雨能在机场大厅多停留片刻。

所以，当裴斯雨眼中浮现着感慨万千的泪影时，她急中生智，赶忙抓住话题，乘机消遣裴斯雨感伤而丰沛的降雨量，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。

裴斯雨眨眨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对于自己那感性脆弱的表现也颇觉得羞赧汗颜。

她轻轻牵动嘴角，若有所思的叹道：

“站在这里，我突然有恍然若梦的感觉，好像一双流浪天涯的孤雁，终于停泊了漫游的小脚，回到了温暖而安全的窝，有着说不出的踏实、说不出的感动、说不出的酸楚……”

蒋咏宜俏皮的皱皱鼻子，“是吗？我怎么都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是我太冷血麻木，还是你太感情用事了？”

裴斯雨嬉嗔地白了她一眼，巧笑嫣然的揶揄她，“你不是冷血麻木，而是你感情太丰富了，忙得分身乏术，当然没有多余的美国时间来细细品味这份重归故土的深刻情怀罗。”

蒋咏宜的脸颊没来由的涨红了，她杏眼圆睁地昂起下巴抗议了。“喂喂喂！裴斯雨，裴大小姐，你说这种话不怕闪了舌头，引起全世界善良人士的公愤吗？”她龇牙咧嘴的表情实在既夸张又逗趣可爱。“如果不是我鸡婆，替你打发那位多嘴多舌、多金多肉的餐饮小开，你裴大小姐上了飞机，还能那么老神在在的闭目养神，作你的春秋大梦吗？”

裴斯雨眼中的笑意更深了，“哦？照你这样说，我倒是得好好感谢你替我下地狱挡住一切灾难罗？”

蒋咏宜大言不惭的猛点头，“那当然，你忘了我是地藏王菩萨的忠实信徒吗？”她说得脸不红、气不喘，“我不帮你入地狱，谁帮你入地狱呢？”

裴斯雨摇头失笑了，“依我看，你在地狱里还玩得满愉快忘我的嘛！若非时间有限，你大小姐大概还舍不得下飞机和那位“多先生”Say Good-bye 呢！”

蒋咏宜被她挖苦得连耳根都灼热成一片，“我……我哪有？我只是……”她期期艾艾的急着为自己找台阶下，所幸，姗姗来迟的饶见维终于拣在这微妙的一刻，现身站在她们面前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在泰山收费站碰上车祸，车子塞了大约半个钟头，让你们久等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他绽出了斯文的一

笑，翩翩有礼的道歉着，一双温柔多情的黑眸却不时停驻在裴斯雨柔美动人的脸庞上。

对于他的乍然到来，裴斯雨一时理不清自己此刻的心境，分别了两年多，对于她和饶见维靠着鱼雁往返维系下来的这份感情，她并不敢抱着过多的期盼和憧憬。

因为时间、空间往往是考验真情的最大魔障。

如今，接触到他那双比满天繁星还要璀璨晶莹的眸光，望见那里头所蕴藏的款款柔情，她的心弦没来由的轻颤了一下，一抹温馨甜蜜的悸动也顺着羞涩的心头，慢慢染透了她嫣红的双颊。她低眉敛眼的望着自己的鞋尖，轻轻柔柔的淡笑道：

“我不是写信叫你不用来接机吗？”

饶见维神闲气定的帮她提过行李，还来不及开口表达意见，不甘寂寞的蒋咏宜已抢着插花了。

“这种可以献殷勤、拍马屁的机会，呆子才会错过哩！”她颇有深意地瞥了饶见维一眼，“何况，咱们饶书呆经过我在美国那两年来的调教熏陶，已经不是那种不解风情、光说不练的呆头鹅了，对不对？”她表情丰富地扬着眉，噘着嘴努向了但笑不语的饶见维。

裴斯雨对蒋咏宜的古灵精怪早就司空见惯了，她红着脸对正准备将她的行李箱放进后车座的饶见维说：“饶大哥，谢谢你特意来接机，我已经在来来大饭店订了房间，等会能不能麻烦你直接送我到饭店？”

饶见维愣了一下，还来不及做任何表示，蒋咏宜又忙不迭地急着一阵抢白，“好啊！我们就先到饭店 Check in，然后就在来来大饭店用晚餐，由饶书呆你做东请客，尽尽地主之

谊。”

裴斯雨又好气又好笑地轻睨了她一眼，“咏宜，人家饶大哥不辞劳苦，刻意开车来接我们，你不感谢他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好意思得寸进尺，敲起他的竹杠来着？”她振振有辞地数落着。

“没关系，我很乐意被你们敲竹杠，可是，今晚想尽地主之谊，好好款待你们两位的人是我妈，所以，无论如何，请你们务必出席赏光，救我一命。”饶见维意味深长的淡笑道。

裴斯雨秀眉微蹙，陷于一阵踌躇不前的凝思中。

而蒋咏宜却兴致勃勃的挑着眉穷追问着：“救你一命？这话怎么说？”

饶见维若有所思的望了裴斯雨一眼，迟疑而无奈地叹道：“因为我妈她使出了权威来威胁我，她说，如果……我不能带斯雨回家吃晚饭，她就要……”他沉吟了一下，闷闷的绽出一丝苦笑，“登报将我作废！”

“哇！你妈好性格啊！”蒋咏宜张口结舌地发出一声赞叹，“I Like，我跟你妈一定合得来。”她快人快话，丝毫没发现自己的语病，“喏，裴大小姐，你还在那咬着嘴唇犹豫个什么劲？你好意思害饶见维因为你而被自己的亲妈妈开除户籍，驱逐出境吗？”她转向裴斯雨咄咄逼人的说。

幸亏有她这个伶牙利齿的大电灯泡居中搅局插花，否则，个性温和儒雅、不喜强人所难的饶见维还真的是束手无策，两头为难。

如今，有蒋咏宜在一旁敲锣打鼓，他这个进退维谷的当事人也乐得退在一侧，养精蓄锐，静观其变。

裴斯雨并不是那种喜欢拿乔、耍大牌、不识抬举的娇娇

女，而是——她非常清楚饶伯母请客接风背后的真正意义，她并不是认为她和饶见维的感情已经成熟到这种地步，虽然，饶见维的确是她择偶的最佳人选。

“我……我并不想——麻烦饶伯母刻意下厨，设宴招待我。”她婉转地推拒着，“我——担当不起。”

饶见维的两道剑眉才刚刚聚拢，蒋咏宜又按捺不住地敲起边鼓了。

“大小姐！你哪来那么多的顾忌啊？只不过是一顿饭而已，饶书呆又不会要你付出代价，以身相许的，对不对？”说着说着，她还促狭十足地向满脸窘困的饶见维眨眨眼睛，慧黠犀利的拍着裴斯雨的肩头，“何况，且媳妇早晚是要见公婆的，逃避并不是办法，你如果害怕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我陪你一块去拜码头，保证你高分过关，万事OK！”

裴斯雨满脸晕红又哭笑不得地紧瞪着她，一时无言以对，真不知该拿这个精怪成性的好朋友如何是好？

“别瞪我，我可不想一回到祖国，第一天晚上就作恶梦。”蒋咏宜顽皮的耸耸肩，然后，她看着满面霞光、羞恼不已的裴斯雨，再望望同样窘迫无言的饶见维，笑容可掬的摊摊手，揶揄十足的说道：“既然你们都不说话，就表示你们同意我这个大电灯泡的高论，那么——我们还杵在停车场做啥？难不成——我们在这里停车是不用花钱的吗？”

饶见维沉吟了一下，他用眼光微询着裴斯雨的意见。

裴斯雨抿抿嘴角，逸出一丝虚弱而无奈的苦笑，她轻轻点点头，任如释重负的饶见维带着宽心的微笑坐上驾驶座，缓缓将车子驶上车潮熙攘的高速公路。